旁白:

工作日上午十一点，光启市第一人民医院最繁忙的时间段，马上就要过去了。

药房门口熙熙攘攘，其中有一个窗口标示着“DEA专门”的字样，队伍尤其长。

一位老人徘徊在窗口附近，她棕红色的头发打着卷，大概有段日子没有好好地梳理，显得很凌乱。

她并不排队，只是来回地从队伍头走到队伍尾，间或抓住一个排队的人，口中重复着相同的话。

老人:

不要吃这个药，听我的，不要吃。

我家老头子就是吃了药，说胸闷，一会儿人就没了。

小护士:

阿姨，DEA是止痛药，就算服用过量，一般情况下也不会造成明显的生命危险。

大家都知道你伤心，但大家也要看病是不是？我带你去那边坐坐。

旁白:

有位年轻的护士看不下去，上前想要搀扶，只是还未碰到老人，她便扬起手来。

护士一声惊叫，脸上已经被重重掴了一章，不过几秒，便浮现出红肿的血痕。

老人:

他没有别的毛病，就是肩膀痛。他就是吃药吃死的！

你们医院、医生、护士，串通起来骗人！

旁白:

老人蹒跚着，还想上去捶打护士，队伍中的人有些退避开来，有些则拦住了老人的脚步。

家属A:

你这老太太，人家护士在好好跟你说话。

家属B:

精神有问题，快点回家去吧，大家都有要紧的事。

旁白:

人群的议论让现场更为混乱，老人死死盯着“DEA专门”的牌子，忽然跪倒在地，放声嚎哭。两名中年男人从旁路过，其中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停下了脚步。

男人:

怎么回事？

小护士:

院长，我刚刚、我刚刚就是按照最新规定，想带这位家属去调解室……

院长:

那也要讲究方法，家属情绪不好，你要怎么带？

旁白:

被称为院长的男人环视四周，示意不远处一位年长的护士上前。

护士蹲下来，揽住老人的肩膀，动作温和而不失强硬，老人几次想要抬手挣扎，都没能成功。

她又低声在老人耳边说了什么，片刻，老人像是被劝服了，迈动脚步，由护士扶着站起身，向电梯走去。

见骚动平息，院长离开人群，朝等候多时的另一人笑了笑。对方一身西服，正若有所思地看着面前的场景。

？？？:

你们医院的医护都蛮有个性的，上次那个查医生，我印象就挺深刻的。

不过天才嘛，手术做得好，脾气怪点也正常。

院长:

王局见笑了，手术做得好本就是医生的职责。其实刚才那种情况在我们医院并不——

王局长:

医院要是一点矛盾都没有，那才是做出来给我们看的。不影响正常工作就好。

旁白:

男人正是之前救子心切的王局长。他摆摆手，一副不甚在意的样子，与之前那个傲慢的形象判若两人。

王局长:

我今天来只是来看望老战友，没什么别的事，你去忙你的好了。

院长:

您的战友是在哪个病房，我让他们关照一下。

王局长:

一视同仁就好，医院嘛，讲究个公平公正。再说了，现在是特殊时期，不宜高调。

院长:

那这次的等级评审，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指示和建议？

旁白:

王局长没有立刻回答，向前慢慢踱了几步，才不经意地抬起下巴，朝药房的方向点了点。

王局长:

我看你们最近和DEA有关的纠纷好像比较多？

院长:

新药物推广初期是容易出现纠纷。

很多患者和家属对药物还不了解，盲目相信网上言论。

但我们院已经成立了专门的调解小组，专门解决DEA有关问题。

还请王局在部长那边美言几句，让他放心。

王局长:

部长那边有什么不放心的。

让好药造福更多病人，这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，是不是？

旁白:

他想起了什么似的，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个文件袋，标题有DEA重审申请的字样。

但从完好的封口来看，并无人拆开看过。

院长连忙接过，王局长拍拍他的肩膀，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，两人说笑着走远了。

临近午饭时间，老何走进烧伤科办公室，一眼看见昨晚还身在国外的查理苏坐在桌前，正写着什么。

他身上穿着常年搁在办公室里的蓝色衬衣，衣襟上没有一丝褶皱。

窗台上摆了台早已冷却下来的蒸汽挂烫机，手边还放着一瓶航空公司出品的矿泉水。

何医生:

昨天没回家？

查理苏:

嗯，到国内太晚了，把她吵醒就不好了。

今天上午刚好也是我的门诊。

旁白:

查理苏随口应答，手下不停。老何走过去，才发现他不是在工作，而是在笔记本上画画。

细看应该是他的自画像，已经被描过很多遍的样子，线条深黑，笔触算不上专业，但画得与本人极像。

何医生:

你别说，你还挺擅长画这个的。

查理苏:

什么叫别说，天底下还有我不擅长的事吗？

当初就是没报美术系，不然现在高低是个艺术家。

何医生:

还艺术家，我看你顶多就是个坐在马路边给人画肖像的。

旁白:

查理苏放下笔，老何拿起有些老旧的黑色笔记本，端详着。

查理苏:

当心点，价值千金。以后是要进卢浮宫的。

旁白:

老何还记得查理苏刚到医院的时候，时不时也会看到他对着这个本子在描画什么，现在想来应该就是这幅画像。

大部分实在一场大手术之后，他总是画得很认真，一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样子。

只是，不知从何时开始，就不怎么见他把本子拿出来了。

仔细想，好像是他把未婚妻介绍给大家之后，忙着陪未婚妻，顾不上修炼画技，倒也正常，老何笑了。

何医生:

让我想想，上次是谁给我们的小患者画了条狗，结果人说“这个小鸭子真可爱”。

查理苏:

那叫抽象派，人家小朋友还没学到呢，看不懂正常。

查理苏:

你不知道，每个收到我画的人都会告诉我，他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。

何医生:

那这个龙飞凤舞的字呢？也是艺术品？

查理苏:

这最多是上帝给我开的很多扇门里，有一扇没到180度。

何医生:

你这嘴上功夫倒是有360度。

旁白:

老何在桌子对面坐下，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不自在地清了清嗓子。

何医生:

上午的门诊怎么样？

查理苏:

正常的不能再正常。

何医生:

好，那就好。

旁白:

查理苏抬起头，看一眼他的导师，无奈地笑了笑。

查理苏:

老何，有什么话就直说，你不擅长兜圈子。

旁白:

还是这么一针见血。老何摸了摸后脑勺，取出一张排班表。

何医生:

有两件事。第一件，从下周开始，每周你的门诊得多排一天。

查理苏:

这没问题。因为新建的纠纷调解室？

何医生:

每个科室都要抽人去那里值班，给患者和家属做咨询。

我想，比起那里，你还是在门诊能发挥更大的作用。

旁白:

纠纷调解室，其实就是专为DEA成立的调解室，这一点医院的大家都心知肚明。老何说得那么正经，其实还是在照顾他，查理苏慢慢地点点头。

查理苏:

还有什么？

何医生:

还有……你几次向药监局提交申请，要求重审DEA的事，院长知道了。

查理苏:

他找我？

旁白:

老何含糊地应了一声。查理苏指了指自己的眉心。

查理苏:

别皱眉了，皱纹再深点，你老婆更看不上你了。

何医生:

你这孩子。

反正你记住了，不管哪个会，都别跟他们呛起来。

查理苏:

知道，我巴不得他们早点放我，困得很。

旁白:

查理苏站起身，伸了个懒腰，把上午打印出来的病历分拣好存档。

查理苏:

老何，你还记得之前我协助过一起心脏移植手术吗？

何医生:

记得，患者叫叶麟是不是？

附院移植科的老同事跟我说了，患者恢复得不错，还夸我们这儿能人辈出。

查理苏:

没有别的了？

何医生:

什么别的，你还想要面锦旗啊？

旁白:

查理苏顿了顿，很快又恢复了懒洋洋的语调。

查理苏:

不稀罕，要不这几个月送过来的锦旗能把医院的墙都挂满了。

旁白:

两个人随口开着玩笑，查理苏收拾的动作放满了些。

他记得，手术过后，叶麟的家属才终于匆匆赶来，移植团队第一时间便将供体心脏受损的事情告诉了他们。

这种情况下，患者和家属一般都会有很激烈的反应，决定提告医院也是常有的事，如此平静的反而少见。

他望向窗外，现在已经是秋天，外面的日头没有夏天那么烈，气温却还是闷热。未婚妻说过这叫秋老虎，热完这一波天气就要转凉了。

何医生:

这日子，一天天的，真长啊，忙都忙不完。

旁白:

他的身边，老何忽然这么感慨了一句，从衣兜里掏出块手帕，擦着额头上的汗，无意中带到了什么，发出一声玻璃瓶的轻响。

长么？病历整理完了，查理苏拿起那本黑色的笔记本。

最后一页上的自画像端端正正地穿着白大褂，眼神平静而专业——那是属于另一个人的眼神。

画像旁白还龙飞凤舞地写着一连串的日期，最新的一个是昨天，DEA解剂得到突破的日子，再往上是叶麟手术完成的那天。

查理苏:

我们又一起完成了那么多事。

旁白:

日子真的不长，不知不觉，就过去了二十三年。

他又看了一会儿，将画像，连同两个孩子的欢声和哭喊，一起塞进抽屉里。

乘坐电梯一路到顶层，很快，查理苏出现在会议室门口。

门虚虚的掩着，院长的身影沉默地落在会议桌旁，查理苏敲了敲门框边缘，走了进去。

转眼就到了深夜，我走在下班的路上，白日炎炎热意散去，夜风还有些微凉。

回到家时，玄关亮着暖黄色的灯光，消失了两天的那双鞋子重新出现在鞋架上。柜子上还放着一个精致的礼物盒，写着“给未婚妻的礼物”。

我:

查理苏回来了？

旁白:

我连忙换好鞋子，不自觉地高兴起来。不久之前，我还不太习惯家里多了一个人，现在却开始期盼他的存在。

走进客厅，我一眼就看见靠坐在沙发上的查理苏。他仰着头，一本报告书模样的东西盖住了他的脸。

是睡着了吗？我放轻了脚步，小心翼翼地走到他身边，想要让他睡得舒服些。

深处双手分别捏住报告书的一边，轻轻提起，然而才掀起一点，就对上了一双分明睁着的眼睛。

查理苏:

是不是以为我睡着了，想偷亲我？

来吧，现在我真的睡着了。

旁白:

查理苏闭上眼，一副任我施为的模样。我毫不犹豫地把书又盖了回去。

他不以为意，轻笑了一声，又自己把它拿下来，仍旧眨眼看我。

昏暗的光线下，他的眼眶周围隐隐有一圈青黑。

有什么东西从书页间滑脱出来。

我连忙伸手接住，似乎是两张照片，一个不留神，上面的景象便映入我的眼睛里。

画面中央，黄昏的天色下是个小卖部，挂着老式的货品，一串风铃歪了一点，几乎可见随风摇动的形状。

可旁边水泥墙上却写满了扎眼的血红大字——“刘景明还我家人！”“刘景明杀人犯”。

我:

刘景明……

查理苏:

刘景明就是那位去世的驾驶员。

旁白:

是了，他是那位轮船驾驶员。因为航线上出现巨大的建筑阴影而申请紧急转向，却在操作转向时失去了对轮船的控制，导致船舶撞上山崖。

付明和查理苏为他完成了手术，却没能挽救他的生命。他的心脏被DEA的副作用侵蚀，现在正跳动在叶麟的胸腔。

查理苏不知何时凑了过来，把头搁在了我的肩膀上，从背后轻轻地环住了我。照片上的红字拉着长长的漆痕，就像一声声长长的尖啸。

我:

这是他的家？

查理苏:

嗯。他们家现在就剩他母亲一个人了。这些字都是轮船事故的受害者家属写的。

我:

他母亲现在还好吗？

查理苏:

小卖部暂时是没法开了。

每天都有人找过去，不是扔东西就是敲门让她出来替她儿子赎罪。

她每天都在擦这些红字，今天擦干净了，明天也会有新的写上去。

旁白:

他的袖口残留着淡淡的红痕，大概是去了那里，帮老人擦除墙上的字了吧。像他这样注重仪表的人，竟没有第一时间换掉脏衣。

另一张照片拍的是一份打印出来的心脏检查报告，查理苏端详着它。

查理苏:

这是刘景明母亲给我的，是他的遗物。

刘景明去世前半个月，曾因胸口不适做过心脏CT检查，发现冠状动脉有钙化的迹象。

她怎么也想不明白，为什么她的儿子好端端的就会得了心脏病，最终还撞了船。

旁白:

查理苏的话停在这里。

他告诉了那位母亲DEA的真相吗？就算告诉了，一个不被任何人承认的真相，又能有多少作用呢。

我指了指他手边的报告书，隐隐知道里面会是什么。

我:

这本报告书，我可以看看吗？

旁白:

查理苏沉默了一会，将它递给了我。

报告书里是一份长长的名单，无数陌生的名字后面，跟着痛苦又迷茫的遭遇。

这些人都有DEA的服药史，都出现过不同程度的幻觉、心脏疼痛症状，他们或对此茫然无措，或将其归因于不良作息习惯和其他疾病。

受DEA副作用影响，失业、重病、家庭的破碎接踵而至，而在这之前，他们只不过是努力生活的普通人。

一行行文字像是巨大的阴云，沉沉压在我的心上，越看下去，我越觉得喘不过气。查理苏看到这些时又在想什么呢？

我:

你之前……是不是提交过DEA的重审申请？那个怎么样了？

旁白:

查理苏摇了摇头。

查理苏:

我提交了很多次，也附上了实验室数据，但都被驳回了。

我:

驳回？为什么？

旁白:

我难掩声音中的失望，查理苏握住我的手，轻轻捏了捏，像是在安慰。

就在这时，一幅画面在我眼前展开，这是间宽阔的会议室，床帘拉着，大门紧闭。

此时室内只有两人，查理苏和我曾见过的蔡院长面对面坐在桌子两侧，他们之间放着数个棕色的文件袋。

院长:

查医生，我最后向你重审一遍，不要再向药监局提交此类文件了。

旁白:

查理苏靠在座椅上，睁大眼睛，一副惊讶的样子。

查理苏:

哦，这是医院的新规定吗？什么时候的事，怎么开会没通知我？

院长:

查医生，请你态度放端正一点。

旁白:

他笑了笑，直起身，脸上不再有多余的表情。

查理苏:

这样可以了吗？我需要一个理由。

旁白:

蔡院长将其中一个文件袋推到他面前。

院长:

院方发现里面的数据多有不实。

旁白:

他迎着查理苏带着嘲讽的目光，语气平静。

院长:

查医生，你的医术很了不起，所以你更应该知道什么叫术业有专攻。

我们做好医生，其他专业的事也都交给专业的人。现实一点。

最近有很多新的论坛，你可以多参加，别再把目光之放在这件事上。

旁白:

“叮”的提示音将我唤回现实，我低下头，发现查理苏仍在桌面的手机上弹出了一条新闻推送。

——Novaton新产品大获成功，董事长举办慈善晚宴暨答谢会。

缩小无数倍的新闻配图上，查兆澎身着西装，站在台前，与一个官员模样的人握手。即便看不清表情，也知道那是两个春风得意的人。

查理苏也看到了。

他的下颌线略微绷紧了，眼中有一瞬暗潮涌动，又很快被敛去。

他随手划掉了这条推送，就好像它是什么垃圾广告。

查理苏:

对了，未婚妻，有没有看到我给你带回来的礼物？

旁白:

查理苏转头看向我，语气很期待，方才沉重的空气荡然无存。

我愣了一下，立刻接口。

我:

当然看到了。这是补给我的房租？

查理苏:

上个月的房租已经用洗头付了，这次买的是你家的永久居住权。

我:

永久居住权？那我得先看看是什么，才决定答不答应。

旁白:

我跑到玄关，将它拿进来，小心地拆开了礼物盒的包装，忍不住惊呼一声。

透明的水晶球里装着一座迷你乐园，矮矮的墙壁和褪了色的滑梯，被街心公园的花草树木包围，活脱脱是那个夜里我们游玩过的地方。

查理苏:

是我拜托一个朋友做的。他生过一场重病，后来痊愈了，开了家手工艺品店。

说是为了记录生命，所以里面的每一件东西都来自顾客独一无二的记忆。

全世界仅此一个。

我:

所以你还记得那天关门的公园？

查理苏:

我说过，我会接住你的。

旁白:

是啊，他说过他会接住我的。我细细地看着礼物，又细细地看着他，与我对视的紫眸像是水一样沉着。

可我知道他面对着什么。

我也想要接住他。

我:

你还记不记得，我们那天是翻进去的。

查理苏:

记得。后来我让吉叔去问过了，那个花园是公共的，私人不能包下来。

旁白:

我笑了，伸手戳了戳他的脸。

我:

你想包下来？包下来干嘛？

查理苏:

废话，当然是带你进去玩。

我:

那个公园只有一座滑滑梯、一架秋千和两个踏步机，包下来有什么用啦。

旁白:

查理苏撇撇嘴，很是不满。

查理苏:

你居然不是感动。

旁白:

他长叹一口气，倒在我背上。

查理苏:

我现在难过得都没办法说话了。

旁白:

我赶忙用双手捧着心口，露出特别感动的表情。

我:

我真的好感动哦。

查理苏:

演的。

我:

……

那你想怎么样？

查理苏:

那得来点实际的。

旁白:

他抬头，做出要亲亲的样子，我反手把报告书盖他脸上。

我:

不对，我的重点不是包不包下来。

旁白:

他“受伤”地唔了两声，也许是听我语气郑中，收敛了表情。

我:

我想说，就算大门关了也没关系，不用走正门，我们可以翻进去。

旁白:

我认真地看着查理苏，他没有立刻回答，只是回应着我的目光。

片刻，他轻轻地笑了一声，垂下眼帘。

查理苏:

旁门左道，是吗？

我:

嗯，这你比我在行，当初是谁在酒吧里用天赋把杯子全炸了。

查理苏:

未婚妻，跟你在一起后，我金盆洗手很久了。

旁白:

查理苏握着我的手，缓缓闭上眼睛。

又像是不满足似的，头偏过来埋在我的肩膀上，匀长的呼吸弄得我有些痒。

这样安静地过了许久，他将我们两个相牵的手高高举起，就像是孩子在试着触碰天上的星星。

查理苏:

不过你说的确实有道理。

你觉得一场轰动的新闻发布会，是不是听起来还不错？